

# 一叶一菩提

萧默·著

我在敦煌十五年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85

# 一叶一菩提

我在敦煌十五年

萧默·著

K825.4  
X335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 / 萧默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0225-839-6

I. ①一... II. ①萧... III. ①敦煌石窟—建筑艺术—研究

IV. ①K879.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557 号

---

**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

萧默 / 著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 100044

---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39-6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  
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  
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  
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地狱。  
……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  
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英)狄更斯《双城记》

##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看萧默先生大作《一叶一菩提》的副题是“我在敦煌十五年”，主要记述了他十五年的人生经历，包含了“史无前例”的那十年。敦煌诚然有闻名世界的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但在那个时段中，既不是政治漩涡的中心，也没有发生过震动全国的惊人事件，正如本书所说，不是重灾区，就像那时的萧默先生本人一样的普通平常。但也正因为它的普通平常，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代表性。相信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芸芸众生，在那个时代都是像敦煌那样走过来的。然而，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飞黄腾达的人，受迫害的人，投机者，背叛者，告密者，各种角色，在敦煌却是应有尽有。当然也有许多良心未灭，坚守做人底线，既善于保护自己，更能够在那样复杂危险的境地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利用各种机会，保护和援助受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弱者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作者萧默就是其中的一位。正是这些人，才很大减轻了这次政治大地震的烈度、灾难、损失和伤亡。这些默默无闻的人物，代表了正义永不可泯的真理和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他们的人格魅力,具有永恒的张力和普世的价值。

萧默先生写作此书,篇篇叙真情,句句说实话,对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不溢美,不掩恶,大德小善皆录,大过小功不弃,诚若史家之笔。其淡定似水以至幽默调侃的文风,写人性格鲜明,叙事详略得当,绘景则寓情于境,更加引人入胜,也具有足资欣赏的文学价值。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老人,读之会不由自主地引起回忆和思考;中青年人,则会从假、恶、丑的暂时张狂中发现潜流着的真、善、美的精神伟力,学会分辨真假的能力和在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做人的道理。

书名《一叶一菩提》,显然有启示读者从一隅一事中作更多反思的含意,但我以为,作者似也在提醒世人保持真善美的本色,寓有从我做起,拯救世道人心的良苦用心。唐高僧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虽然有人认为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境界”更高,我还是认为前者更具有积极意义,是针对尘凡,劝人修身的。

本书读起来深沉隽永,像是散文诗,又醇香如酒,余味绵长。“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人们会从中得到不少细细可悟的东西。

李 陵

己丑年岁末于京华

## 萧默自序

看凤凰台的“李敖有话说”，觉得此公有些可爱，什么都说，却也自有底线，可贵的是以求真为要。读他的书，文如其人，只是因环境之不同，离我们的生活稍有点远，不太能感到亲切，有时也显得啰唆，甚或偏颇。

我也有话说，却说不好，既不能像思想家那样，引经据典，深度解剖，又不甘于华丽悦目，或人云亦云，便想到，何不就以自己的经历为线，实话实说，朴素道来，自然显出想法，又可免于空泛和媚俗！我常私下以为，五六十岁以上的现代中国人，每个人，不管博学鸿儒之士，或引车卖浆者流，只要有能力把他的真实经历见闻化诸文字，都是一本本精彩的书。因为，他们经历过的，正是一个出故事的好年头。于是，这本小书便出来了。

敦煌莫高窟，我想，凡是有点常识的，都应该不再完全陌生了，但近年读了一点有关她的报告文学，总体来说却并不满意，原因即在于作者老是摆脱不掉那种主题先行式的“文以载道”或好就一切好，坏就一切坏的传统思维模式，疏于深入解析人性与社会，而致

真实性的丧失。丧失了真实性,也就谈不上什么深刻性了。有些部分,与其说是“报告”,莫如说更像是掩饰。那么,我这个曾在莫高窟生活了十五年的真正莫高窟人,就产生出一种使命感了。

本书虽以个人的经历为线,却不是自传,证据便是纯属作者个人私事而无涉于社会者,几乎都没有写进去。也不是小说,因为主要的事件框架并无虚构,大多真名真姓,真时真地。同时,也不是“伤痕文学”,因为并不重在揭示伤害,而更重于坦现复杂的人性和展现广阔的社会。人与社会,都有多面性,这本小书更着重的还是颂扬在那个被扭曲了的社会中人性的正面。相对而言,可能由于西北人的质朴,敦煌算不得重灾区,我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过太多实际的伤害,不过有惊无险而已,且相当丰富有趣,充满喜剧色彩。作者的原则是:凡无关于人性与社会者、并非亲历亲见亲闻或虽亲闻而事涉重大褒贬或不甚可信者、事关他人隐私者,一概不纳。反之,尽管只是蕞尔小事,也乐于收入,俾读者能从隽永中得到会心的体味。本来,那就是一个沉重的时代,作者不想再用沉重的笔调来增加读者的压力,何妨站得更远一点,以淡定和从容代沉重,或许还会产生一种另类的效果。那么,大致以“回忆性散文”或“回忆性漫笔”来定位它,或许比较贴切。虽然作者一生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文学作品,但书中特别着意的人物性格的塑造、注重细节、戏剧性及许多篇章喜剧氛围的营造,还是有文学的因素在内。

本书并不刻意追求深刻的思想(虽然作者深知因着世俗化的倾向,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只是把历史的真相摊开来给大家看,若有所悟,也只点到为止。也许,读者自己会从中读出一点儿什么,作者就很满足了。

那毕竟是一个不容忘记的时代,“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但私以为,若人们仍仅停留于倾诉、揭露或是追



究某些大小人物的个人责任,那还不是真正的反思。若有人要有意回避、隐瞒以至美化这段历史,就更是一种罪过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提升到对制度性层面和民族整体素质的思考与忏悔,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复兴——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有益的文化因素,贯彻以人为本,遵循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快步进入现代化的腾飞!



2007年9月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 目录

|                   |     |
|-------------------|-----|
|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辛子陵 序 | 001 |
| 萧默自序              | 001 |
| 新疆行纪              | 001 |
| 我到敦煌              | 025 |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054 |
| 乱云乍起              | 075 |
| 喜剧世界              | 096 |
| 《祁连山下》外篇(上)       | 121 |
| 《祁连山下》外篇(下)       | 134 |
| 最是牧羊风光好           | 150 |
| 久梦似醒仍朦胧           | 176 |
| 《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      | 198 |
| 洗净铅华的常书鸿          | 216 |
| 一耑与大德             | 249 |
| 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       | 277 |
| 关于《敦煌建筑研究》        | 297 |
| 跋(萧功秦)            | 322 |
| 作者赘言              | 327 |

# 新疆行纪

## —

1961年暑假的后半段,我是在学校度过的,等待毕业分配。前半段到上海看望了姑母和由她老人家抚养的我的弟弟萧功秦,可能是预感到我可能远行,以后见面不太容易了。我还特地带着小秦弟弟到杭州和绍兴玩了三天,那时,他正在上初中。其实不待在学校,我也没什么地方好去,母亲和父亲都早已在我上初中和高中时先后去世了。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班干部找我来了,作分配前的谈话。

“经过考虑,组织决定按你的第一志愿进行分配。”他说。我说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们班在暑假前都填写了工作分配志愿表,全班一致,第一志愿全都填的是同一句话:“服从祖国需要”,所以,第二志愿才是我们真正的第一志愿。我的第二志愿填的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忘了交待了,我上的学校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六年制。我是1955年18岁入学的。

建筑系的专业只有一个,称“建筑学”,所学以建筑设计为主。当时

建筑系就叫“建筑师的摇篮”，摆明了就是培养建筑师，强调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清华被归于工科院校，连理科都没有，虽然梁思成先生一向强烈主张建筑学生必须加强人文基础教育，许多课程如建筑理论及与其相关的如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其实都没有学过，就连建筑史也学得很不完整。因为刚刚批过“大屋顶”，中国建筑史被压成几节讲座。梁思成先生登坛开讲，虽说是满腹经纶，也没法子发挥，更不能作狮子吼。在学校只听说建筑具有双重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也听说建筑还是一种“艺术”。但我们只学了“物质性”，对“精神性”和“艺术”云云，却始终茫然。至于“建筑文化”，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的理解只是把建筑弄得好看一点，大概就算是“精神”了、“艺术”了。正好这个想法与当时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口号完全相合。既然只要求“美观”，而且只需要“在可能条件下”“注意”一下子就得了，何必追究那么多呢？但却又半信半疑。所以，虽说是所谓名牌大学毕业，所学也仅及于“器”，未闻其“道”。总之，特别茫然，问题特多。而我天生的倾向于人文学科的兴趣使我总觉得学得还不过瘾，希望能到研究单位工作，继续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探讨。但组织上并没有认同我这个想法，而分配班上另一位同学去了。

“有五个地方可以选择。”我们继续谈话。

我一听还不错。

“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

既然都这么远，那就选一个最远的，我选了新疆。

“新疆好！”那位班干部说，“你不是喜欢建筑历史吗，乌鲁木齐有一所新疆大学，有建筑系，与我们系还是姊妹系，肯定需要教建筑史的，你到了新疆可以提出到那里去，继续你的钻研。”

我一听挺好，我们这次决定我一命运的谈话只进行了不到五分钟，谈话中得知还有另外七位同学也将分到新疆，觉得有这么多伴儿，就更满意了。

那个时代我们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上学不要钱，大部分同学还有助学金，分两等，一种是免费食宿，一种另外还有一点零用钱，我属于后一种。毕业了工作不用自己找，由组织分配，大家都得服从。

我们八位同学对新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一位同学甚至想到要带上一包盐上路，担心到时没盐吃。另外一位同学打包票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证据便是火车票上印的终点站是“盐湖”（当时兰新铁路只修到了盐湖，离乌鲁木齐还有一百多公里）。我们还请了一位从新疆返京公干的校友座谈，提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只问了一句“新疆有没有古旧书店”，答说是不太清楚。

离出发还有一个星期，我决定进城，在一位老同乡家住了五天，花了一整天仔细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有展品，两天泡在故宫，还抄录了书画馆每幅古画的说明词，勾描下了我欣赏的画面构图，还有两天全都待在北图的目录厅，拼命抄录图书卡片。我忽然发现当初选择“工科”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合适，六年本科的时光这么快就过去了，从此我将远离北京这座文化古都，而我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种倾心于文史的天性却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北图对我来说突然显得是那么重要。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确实需要什么，只是凭书名揣测，至少，知道一些书名也是好的，也许新疆会有古旧书店呢！

被分配到西北的同学一起出发，一共十多位。上火车时，许多同学一直把我们送到站台上，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的越南留学生阮金练和武三郎也来了，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礼物——面包夹香肠。这可是个好东西。他们在留学生食堂吃饭，可以管饱，但也不能多买，这十几份面包，也是他们省下来的。我们却只能是野菜窝窝头，快两年了，正饿着呢！阮金练长得敦敦实实的。有一天是考试日，一早我问他准备得怎么样了，回答是“阴暗的早晨”；中午的回答是“苦难的历程”；下午没等我问，他自动就说了：“艰苦的岁月”。三个回答，恰巧都是俄国小说的

书名,其实他学习不错。“大跃进”那会儿有一次和我争起来,说解散家庭符合共产主义原则,我想不通。武三郎特瘦,又矮,大二结束的时候,他和我还有班上其他两位同学因劳卫制没有达标受到体育老师一顿狠批,在我们答应今后加强锻炼以后才勉强在记录表上写上了“通过”二字,要不然,我们在三年级还得再上体育课。但他却有一项全班望尘莫及的优秀纪录,可以一口气做出四五十个引体向上,显然占了特瘦的光。我们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自带凳子,一次他碰倒了一位不认识的女同学,连声说“谢谢”,挨了一顿吡儿,他不明白,我说你要是说“对不起”就对了。有一回我约他散步,他说“等我穿上帽子”,我说应该说“戴帽子”,他问那什么时候用“穿”这个字,我说大概有穿通了的意思时才用“穿”,比如“穿衣服”就是把袖子穿通了,不穿通就得用“戴”,比如“戴帽子,戴手套”。他寻根究底:“那么为什么说‘穿袜子’?”我答不上来,说,可能袜子底下有个破洞吧!他笑我不懂装懂,说中国话太难学了。总之,我们与留学生相处得很好。1998年他来到北京,全班在京同学为他设宴接风,他说:“美国人打我们的时候我到中国留学了,中国人打我们的时候我又到法国留学了。”我说法国人也打过你们,还是中国人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帮了你们呢!美国人打你们,我们也帮了忙。

请读者原谅,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只不过是聊天,用不着那么严肃,请允许我有时候也来一点“意识流”,免得以后再来补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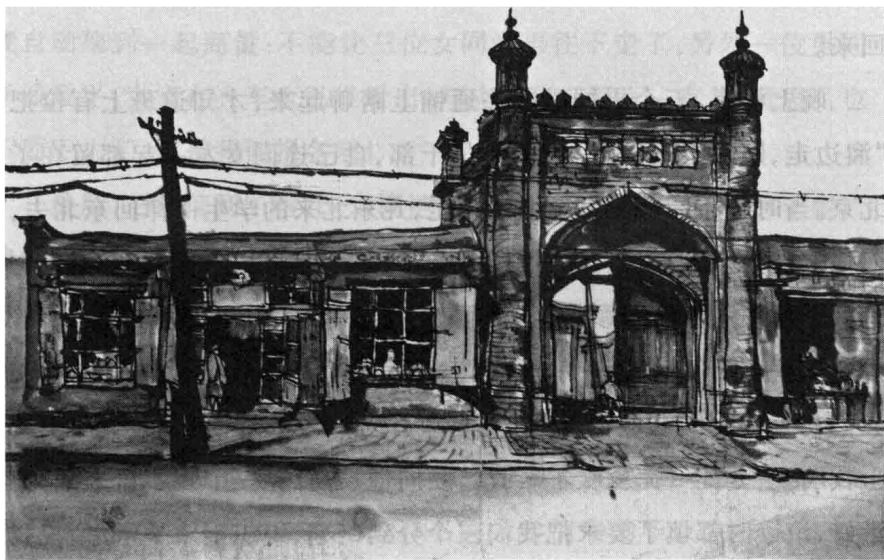
火车上很挤,我们几个男同学不管那套,钻到座位下面睡大觉,女同学就只能正襟危坐了,那时候火车速度很慢,从北京到兰州大概是两夜一天,也真辛苦她们了。火车路过甘肃最穷的地方甘谷、定西时,车下有成群的破衣烂衫的农民伸着手向乘客要饭,车外的景色也逐渐荒凉起来。到了兰州我们要转车,分到甘肃的五位下车报到去了,到青海的三位当时就转车走了,剩下我们八个,在一条脏兮兮的土巷子里找到新疆办事处,只是一座平房土院,住下了。

那时的兰州还是土苍苍的，土路扬尘，南北都是黄土山包，北山叫白塔山，有一座塔，但还没有树，黄河流经两山之间。房屋大多也是土木结构的平房，沿街楼房一般只有两三层，一部分居民还得买驴车拉的黄河水做饭。我们想，离新疆还那么远，就这么荒荒凉凉的，到新疆还不定怎么样呢！有点担心起来。

在兰州休息了两天，我们继续西行，分到兰州的五位也来送。景色更加凄惶而单调了，一色的大戈壁，连绵不断，走两三个小时都看不到一个人影、一棵树。

又经过两天一夜，终于到达终点站盐湖。大家在地窝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有敞篷卡车拉着我们又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进了乌鲁木齐。一看，还不错，比我们一路上设想的要好。

“乌鲁木齐”的维语意思是“草原上的绿洲”。我们住在民政厅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一位同学说他发现了一家不收粮票的油茶店，棒极了，就在附近。我们跟着他，果然不错，一大碗牛油炒面用滚水一浇，加



乌鲁木齐小礼拜寺

萧默 绘

上葡萄干、杏仁、瓜子仁和白糖,才五毛钱,真不赖,我们好久没吃得这么饱的了。我们在街上乱走乱看,像样子的建筑大多带有苏式风格,白色列柱或壁柱、希腊式山花、灰蓝或米黄色墙面、漆成绿色的铁皮屋顶,感觉很新鲜。城里还有一个叫百花村的地方,集中了几十家饭馆,虽说都不大,却家家不同,几乎囊括了全国各省的风味。我们还在新疆剧院买票看了一场歌舞,地道的民族风情。

一天,民政厅来说,你们一路来,只看见了戈壁滩,没看到农村,这次我们要举办一个活动,可以体验一下新疆的农村生活,最好大家都去。大家很高兴,感谢民政厅想得周到。当时住在招待所来自各地的毕业生二十多人全参加了。大卡车拉着我们在戈壁滩上走了好久,说到了,大家从车上望去,却仍然是戈壁滩,并没有见到一家农户,只在洼处有两大片麦田,相距约一公里远,各搭了几顶帐篷。大学生们住到其中一处,另一处全是民政厅的人,互不来往,原来这里是民政厅的自办农场,是要我们来帮他们义务割麦子的。大家干了几天,吃不大饱,渐渐磨起洋工来,最后干脆不干了,挖地里的土豆烤着煮着吃。民政厅没了办法,也自觉理亏,只好提前结束了这场“活动”,把我们送了回来。

晚上没事,五个男同学躺在通铺上瞎聊起来,才知道班上有位把“溜边走,贴底行”喊得山响的党员干部,自己连同女友一起都留在了北京。当时公布的分配方案明确规定,凡东北来的学生一律回东北去,而他们就是东北来的。那时分配还有两条人性化的政策,一是家里有老父老母确需自己照顾的,可以通融;凡已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的,不管是这次同时分配还是一方已经在某地的,也可以提出来,适当照顾。我们几个都不属这些情况,但班上却有同学为了留在北京,假期中突击找朋友,分配一完就吹了。我与袁同恺、曹森尧三个人心血来潮,商量好,填表时都填了要求把我们三个分到一起,组织上未予考虑,说我们不严肃。曹到河南去了,只有袁和我到了新疆。



我打听了,新疆大学并没有建筑系,什么还是清华建筑系的姊妹系,全是想当然。

我开始接触到社会了,但这些不太愉快的事,很快又丢到了脑后。

大家又说到我的名字萧功汉不太好,应该改改。都到了新疆了,还“有功于汉族”,有大汉族主义色彩。我自己也早想改了:我叫萧功汉,弟弟却叫萧功秦,不但效忠的朝代不同,时序也颠倒了,就央求同学们帮想想名字。大家提出许多方案,择善而从,我选中了朱杨桃提出来的一个“墨”字,与“萧”字相配,一平声一仄声,好听。但觉得“墨”没太大意思,便只取其音,更改为“默”。后来到新单位报到,即以原名有大汉族主义之嫌为由,得到认同,顺利改过来了。之所以用这个“默”字还有一重用意,就是提醒自己以后少说话,多做事,兼防祸从口出。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改名其实没一点儿效果,自从一开始工作直到现在,只要可能,我就从没少说少写过。

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最后,总算等到了民政厅的负责人,说:“你们当中有四个人可以留在自治区设计院,另外四个还得再分到基层去。你们先考虑一下,有个思想准备。”王宗信、袁同恺、朱杨桃和我自动聚到一起商量:不能让三位女同学再往下走了,另外一位男同学钱致平,大家在火车上已经看出,与应莉莉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也不要下去了,还是我们报名吧!

最后,王宗信到了喀什,袁同恺到了哈密,朱杨桃分到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设计院,我分到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计委建筑设计室,在中国最西北的边城伊宁市,真的是“溜边走,贴底行”了。以后知道,王宗信在一星期之久的长途汽车旅程中,把所有行李包括全部证件和钱都丢失了,只抱着个大吉他去报到。人家盯着他胖脸上镶着个大红鼻子的那副尊容,过短的紧包着屁股的破裤子和大吉他,还有旅途劳顿疲惫不堪的样子,怎么也不能把他和名牌大学清华的毕业生联系起来,折腾了好久才算是接收了。以后,在“文革”后期我看过一部叫《决裂》